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0@qq.com。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 地址:涟水城南南厂电大楼5楼涟水日报社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迎相互转告。

刘敞写于涟水的《吊海文》

□张一民

刘敞(1019年—1068年),字公是,号原父,江西新余人,其赋文在当时最为有名,堪称辞赋大家。

他在涟水写的《吊海文》是一篇情理兼备、文辞雅贻的辞赋:

北望沧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阳既赴而不反兮,冀绝世而自怡。衍沈石以信返兮,仲连又辞贵而不为。嗟呼,遭世不幸,贤智蹈伏。宁不足以自全兮,诚耻群于贪俗。黄鹤之洁身而高飞兮,见夫太庙之孤接?《易·明夷》之象兮,贵于飞而欲速。四海岂其无君兮,羌异心而罔欲。嗟乎,彼茫茫之穷波也,上乎无天,下乎无地;长蛟巨鱼,狂搏禽噬。舟服左衽,逐臭为类;言语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土,胡为久安此憔悴?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谄。孰若睎睨阿之耀?俾疾背憎,人怀其忧,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无朋,言乎无伍,孰若高蹈,与世无睹?是皆先生之心已。嗟东夷之溷浊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为?诚自托于圣人兮,名磨灭而无期。胡生不辰兮,曾不及今之世也。冤冤容众兮,得夫子之志也。孔乐明兮,大人位也。胡今之望兮,古亦反

也?呜呼远哉兮,是可哀也。夫子之魄兮,恍还来也!

刘敞观海写景,抒怀招魂。他凭吊周末贤士徐衍等人,为民请命屡屡受困,只得选择了负石投海。在赋文中,刘敞一方面赞美他们洁身自好的行为,一方面又指出消极避世的浮海行为不足取,同时还用古今对比,衬托出今世的政治清明。文字虽然不多,但刘敞把海势写得奇肆壮阔,气象浑成。并寓情于景,以文载道,用《易经》入赋,阐释义理,以“明夷待访、垂翼于飞”的卦象表明人生追求。

《吊海文》写于涟水,这在刘敞赋前《序》中说得很清楚:

襄贲之域在淮上,东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焉,美其壮观,可以为赋。而土俗无足语者,又悲前世君昏政乱,而贤者往往自放于海,恨不出于今世,使效能事取也。乃为文吊徐衍而下四人,以舒吾怀……

“襄贲”乃涟水旧称,建于南北朝时期,隋开皇五年,改“襄贲”为“涟水”,北宋年间,因其军事地位特显,境内建有多处营垒,行政区划一度称之为“涟水军”。绍圣四年书画家米芾出任“涟水军使”曾寄信给吴江主簿程俱,称“军宅枕岱一支,左海八十里在目中,真壮观也。”(见程俱《北山集》),信中所说涟水军距离东海的

路程与刘敞所言一致,可见刘敞日夕履登的“襄贲之城”就是涟水城。

那么,刘敞又是在何时写《吊海文》的呢?这和刘敞的父亲刘立之任涟水军使有关。

刘立之是一位学识渊博、德能兼备的地方官员,然而在宋宝元二年(1039年),河南颍池令张诒流放岭南,受此案牵连,刘立之亦被坐免,但不久就有入奏言:“西边不宁,宜进用才干通敏之士,如刘某者,不当在散地”(见刘敞《先考益州府君行状》)。由是,宋仁宗于庆历二年(1042年)复召刘立之为彼部员外郎,知涟水军。此时刘敞二十岁,得以随父来到涟水,就读于涟水军学。刘立之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又迁升为湖北转运按察使。由此可以得知,刘敞《吊海文》写作时间在庆历二年至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刘立之在涟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一条河流的

入淮口新建了大浦涵,既解决了这一带的水涝灾害问题,又通漕渠于城中,便利船运往来。

大浦涵开凿这一天恰逢大诗人苏舜钦路过,他写下了一首《观放陂》的诗,又了解到大浦涵是刘立之会同转运使调集郡县中的部分士兵和物资,用一个多月的工期建起来的。苏舜钦便又写下了《涟水军新陂记》,立碑勒石。

刘立之在涟水的所作所为给刘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尤其是他身上的那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积极进取精神,或许对《吊海文》的写作也有所启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刘敞也正是用这种精神去激励自己。



刘敞



飘香三浆粥

我小时候很挑食,唯独对三浆粥情有独钟,一直念念不忘。

儿时在下乡过年,每到腊月底,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豆腐。邻居大妈家有一盘石磨,每到年底,奶奶总是将泡好的黄豆拿到大妈家,大妈便吆喝着她家的小毛驴帮奶奶磨豆浆,磨好的“头浆”“二浆”用作做豆腐,“三浆”才能用来煮粥。

磨豆浆的那天我极其兴奋,傍晚时分奶奶从大妈家颤颤巍巍地端着满满一大瓷盆冒着气泡的“三浆”倒入灶锅,放入大米(那时候老家并不种植水稻,因而这大米也是极其珍贵的)。

这三浆粥极易溢出,奶奶便站在灶锅旁拿着勺子悠扬地搅拌,我也站在奶奶的身旁不时踮起脚尖望着满锅翻滚的三浆粥,发现乳白色的浆液夹着晶莹剔透的米粒在锅里不停跳跃,灶锅上空腾起阵阵蒸汽,满屋飘荡着渐渐浓郁的粥香。

待粥快要熬成时,我开心地念叨:能吃了,能吃了。

奶奶便亲切地笑着,并不言语,她转身拿出我的绿色小瓷碗,盛上浅浅一碗,用汤匙轻轻荡着,一股清淡的粥香缕缕飘入我的鼻中,轻轻喝上

一口,香浓温馨,留下悠长的回味。

伴着唇齿残留的粥香,那一晚的梦都是甜的。

后来跟着父母去上学了,再也没吃过奶奶煮的三浆粥。有一天,父亲买回了第一代家用豆浆机,我兴奋地打出豆浆熬成粥,但吃起来已不是儿时记忆中的味道了。

中国人自古以来爱吃粥,大文豪苏东坡在品尝了豆浆中放入无锡贡米熬煮的粥后曾留下“身心颠倒不自知,更知人间有真味”的绝美诗句。

粥不仅美味,更兼养生功效,豆浆养阴润燥,生津暖胃,加上大米熬成粥更能调和脾胃,尤适合体虚之人。

现在涟水的大街小巷一年四季都能见到有人用电动豆浆机招徕生意,想吃随时买上一份回家慢慢煮。虽然也是别有一番滋味,但幼年时只有有年跟岁底才能吃到的三浆粥伴着奶奶的亲情,散发出不一样味道,只能用回忆温暖着身体,温暖着胃了。

家乡礼赞

听彭云生谈涟水古城墙

□杨海林

在古代,由于军事防御不发达,城墙和其它辅助军事设施一起构成了军事防线,对抵御外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涟水县历史悠久,曾经的古城墙见证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沿革,随着岁月流转,古城墙逐渐失去了作用,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我县文史专家彭云生,听他讲述了涟水古城墙的来龙去脉。

“《水经注》云‘淮水绕故城东’……”彭云生介绍说,“淮河在当时的淮浦城的东面,故称‘故城东’,既称淮浦为城,说明当年此地已有城。魏晋南北朝时,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占领北方,汉人向南迁移。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东海郡划归冀州,改称为北东海郡,侨治在连口(连口即今涟城),所以连口是北东海郡的郡治所在地,这里当时成了全国重镇。连口是淮水入海口,为交通运输屯兵之地,交通方便,经济发达。”

“明正德13年(1518年)修的《淮安府志》和明潘坝等人编纂的《淮郡文献志》都说到晋时袁真君‘尝典淮郡……游于涟城’,有人认为这里的‘城’是指的建制,但我参考其它史料认为是‘城池’,但究竟是砖城还是土城,尚



无考证。”

记者从古玩爱好者手中得到过几张“涟水军”“涟东水军”的城砖拓片,这些城砖都出自于淮安,据收藏这些城砖的赵晨说,它们的年代是北宋——那么,那时涟水有城吗?

彭云生说:“其实宋朝时涟水有三城,宋末元初战争多发,涟水是南宋和金争夺的一个桥头堡,谁谁夺得涟水了,谁就可以掌控苏北。据史书记载,这三城皆毁于兵火,而且元朝时我国

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又因为执政的是少数民族,城墙会阻碍他们的马队进出,所以三城尽毁——当时是砖城还是土城,尚无考证。”

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所受的主要是水灾和虫灾。

刘君聘在筑城之后不久即按照堪舆家的眼光改建城池,估计是听了他们的提醒,认识到这些灾难和风水有关,那么作为一项浩大工程的主持人,他不但相信并且做了“关目”,我估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挡箭牌,就算仍然发生灾难,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趋吉避凶的“关目”除了上文提到的“改门换向”,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比如我最近得到的一块城砖上的铭文“永”,可能也和它有关。

有朋友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就是古代的一种花押,是这块城砖生产商的一个标志。

花押是一种凭信,内容多是将个人姓名或字号经过草写变化成类似于图案的一种符号,也有的是用魏碑、楷体字加其它元素构成。

我认为花押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城砖上署供应商的名字有一

止水于城

□杨海林

前二十余年间涟水城遭受过怎样的灾害:

万历三十年(1602年)夏,冰雹;秋,黄河淮河齐涨。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飞蝗蔽天,禾苗被吃尽。

万历四十年(1612年)春,降冰雹。四月下大雪。六月,旱灾,蝗灾,海水涨,黄河决口。

万历四十四年(1619年)夏,安东蝗虫蔽野,城市盈尺,停留6天,草木皆尽。大饥荒。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冬,大雪,平地积雪丈余。

天启元年(1621年)6月,大雨三日三夜不止,安东县决塌桥梁河道多处。

根据这个统计,在城墙开始建筑之前涟水

据文震孟《创筑城垣记》载,涟水的明城墙于“天启乙丑(1625年)春三月兴事”,筑成后“城为丈许者一千五百五十有四”,“其器用工作之费,以万计者二,以千计者六,以百计者八”,这对当时的涟水人民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奇怪的是不久后“公(刘君聘)复精形家言,相度形势,高下秩秩。”

按照涟水民间的说法,这位县令的做法属于“狗刨”——是呀,他在天启辛酉年(1621年)就曾“集父老,广咨询,度地理,勿沟洫,量土宜,酌物力”,按道理准备得是够充分的了,在城筑好不久怎么又听信堪舆家之言(“移南门于学宫之东”。“置东门于巽向”。“移西门于西位”。“改门换向,趋吉避凶”)了呢?

查一下1997年版《涟水县志》里的《大事记》,我们不难发现筑城



止水于城

十个盐厂。明朝末年时涟水贩盐的有20万人,而当时涟水全县人口才六七万人口。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据彭云生表示,除了文震孟的《创筑城垣记》外,记载涟水城墙的文献并不多。

嵇宗孟传略(十四)

□刘奋武



东瓯集序行目录

温州是嵇宗孟上任途的第一站,在温州的整整七年里,他行走于府属的一郡五县,访苦问贫,嘘寒问暖,“隔隅廿有二,乡四十,都一百九十四……悉梓其说成书。”

他的诗文集《阮乐行田录》着重记录了温州百姓的生活状况,是后人研究清初温州民俗最直接的文献。《阮乐行田录》中有对“樵者”“佣者”“丐者”“坐毙者”四种人的描述,谓四种人不愿垦田,“虽穷民无告,犹胜佃田迫呼苦古耳”。嵇宗孟在温州还留下了大量诗文,仅《温州府志》、《平阳县志》、《雁山志》、《江心志》录自《立命堂二集》的诗就有《孤屿寻谢康乐遗址碑信国文文山先生》、《游雁山三首》等。《仙岩山志》卷七又录其诗《师分卫方外见赠》,卷八录其文《重兴仙岩圣寿禅寺序》等。

嵇宗孟的七言诗《乐邑颂》云:道左哀鸿未忍看,望风腊腊起惊翰。饥驱谁解藜藜饿,踵迹徒怜冷郭寒。扶杖千人歌起旭,投衣九月见周官。恻怛不忍思隅泣,四海远期庇庶安。在七言古诗《苦雨东瓯》中又写道:玄云蔽天蛟尽泣,匠空细缕银丝直。十日飞腾海倒流,官闻屋穿如破笠。

这一时间,嵇与各界人士的答和诗文亦不在少数。嵇宗孟的一兄一弟到北京办事时碰到国子监助教程邑,程是嵇宗孟的好友,问及嵇在温州的近况,嵇兄弟告知:“布衣粗食,不减寒士。人无所求于己,己无所媚于人,己亦不求于人,亦不责人之媚己。”程闻之甚惊,修一信函给嵇宗孟,信中说:“今之为外吏者,不求于人固难,而能使人不求于己,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足下何以得此于人哉?世以威风祥麟、甘露醴泉为国之瑞。使吏贪而民贫,此数物即数数见焉,何裨于治?使天下之有司,皆如足下之无求于人,其为瑞也,不亦多乎?十年前与足下作论文,掀髯鼓掌,狂歌饮酒时,私心揣足下为官,必为抗爽豪华之行,孰知类深山学道之所为哉!足下其勉自爱,慎终始。”可见,嵇宗孟是洁身自爱的廉官,乡民持香护驾亦出自真心,故而“香司李”的美誉在民间广为流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抱残守缺

小启

本拟在注重文化品味的同时增加文学性,欢迎涟水本地或者在涟水工作过的作者惠赐有地方特色的作品,挖掘安东传统,弘扬时代旋律。

邮箱:534086955@qq.com (因尚有其他工作,恐耽擱作者时间,故不接受当面送稿。)



涟水名人